

咬文嚼字

蒋礼鸿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咬文嚼字

蒋礼鸿

责任编辑 萧欣桥  
封面设计 张小勇

咬文嚼字                  蒋礼鸿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插页1 字数60,000 印数00,001—32,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103·298      定 价：0.26 元

## 小 引

后列的几篇文章是历年来发表于《语文教学》、《语文进修》、《语文战线》等杂志上的，大部分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年光如流，执笔者已经白发盈头了。录而集之，算是漂流在文字海中的一沤；其存其亡，就待上帝来主张了。以一个搞语言文字的人而议及文学作品，其不免于咬文嚼字可知，因以为题。

## 目 录

《曹刿论战》“必以情”说	1
说武后《石淙》诗无均田思想	4
说《雉带箭》	6
《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9
《唐诗选》注解商榷	14
王安石诗飞来山在绍兴证	24
苏轼《李覃六马图赞》译解	27
收束和拓展	
——说苏轼《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王晋卿画)》诗	30
说陈师道的观潮诗	33
说“贺兰山缺”	35
“分茶”小记	38
说“明月别枝惊鹊”	42
宋词的语言运用	45
“夫……者”小议	53
一字之争	57
说“温馨”	60
试说“抹”的本字	63

说“拆白道字”	65
皇帝写别字	68
说名号	70
《唐宋传奇集》的校勘问题	77

## 《曹刿论战》“必以情”说

选进中学语文课本和古代文学作品选的《左传·曹刿论战》一段中的“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几句话，注解大致相同。如：

浙江省编初中《语文》课本注：“虽然不能一一明断，可是必定要合情合理。”

安徽大学等十三所高等院校古代文学协作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察：明察。必以情：一定按实际情况处理。”

对这样的注解，我一向有意见。第一，“以”是什么？按《语文》课本注，“以”就是合；这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解释。《作品选》大概看到，“以”是一个介词，不能当动词讲，所以解“以情”为按实际情况处理。但是，第二，既是不能明断，就不能做到合情合理，既是不能明察，也就不能按实际情况处理：这是不待烦言而可知，也非强辞所能辩解的。

只有开封师范学院《中国文学作品选》的注与上述一类解释不同，说：

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虽然不能够都调查清楚，但是一定要拿出诚心来处理。察：彻底调查清楚。情：诚。

我赞成这个解释。

“以情”是一个介词结构，表示凭借。“以”，翻译成现代语，就是“拿”或“用”。“情”，就是“情实”的“情”。《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齐人多诈而无情实。”“情实”和“诈”相对，说明“情”就是诚实。又如《吕氏春秋·具备》说：“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后，弗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这是说婴儿懂得慈母之爱，是因为母亲的爱是诚心诚意的。而这段文章，《淮南子·缪称》改写成“三月婴儿，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爱谕焉者，情也”，毫无疑问，“情”就是诚。“必以情”的“情”就是实心实意，诚心诚意。“以情”这个介词结构之前或后（按古代语法可以在前）略去了谓语，现代语可以是“处理”、“判决”之类，古代语可以是“听之”、“断之”之类。这样解释，于语法、语意都不至扞格了。

再拿一向认为《左传》的姐妹编《国语》中的鲁语部分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来看，鲁语说：

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曹刿〕对曰：“是则可矣，知（智）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一、“以情”的确是一个省略

了谓语的表示凭借的介词结构，在《国语》里谓语（带宾语）“断之”没有略去。从而也可以知道“以”不能作动词讲，不能管“以情”讲作合情合理。二、“情”就是《国语》里的“中心”，而不是“情理”、“实际情况”。“中心”可以解释为公正、不偏不倚之心，也可以解释为“衷心”、“忠心”的假借。汉《张迁碑》的“中謇于朝”就是“忠謇于朝”，可以证明“中”可以通借为“忠”。公正不偏和忠诚老实是一致的。《国语》拿“中心”和“智”对说，还是管“中”解作忠诚为切合。《左传》里曹刿对鲁庄公这一做法的评价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也可见“情”和“忠”的关系了。

## 说武后《石淙》诗无均田思想

唐代的武则天皇后有一首《石淙》诗，《全唐诗》于题下注“即平乐涧”四字，那诗是：

三山十洞光玄篆，玉峤金峦镇紫微。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且驻欢筵赏仁智，弭鞍薄晚杂尘飞。

曾经有一位名家说过，这首诗里可能有均田思想。因此，“评法批儒”的时候，这首诗就声价十倍，列为“法家著作”。武后是否有均田思想，这是要由历史学家来回答的问题；而均田思想是否为“法家”的思想，恐怕也是难于确说的。至于说这首诗里有均田思想，则窃以为不然。

说此诗有均田思想，只能拿出第二联里的两个“均”字来作证据，其他的各句里是再也找不出什么均田思想来的。这两个“均”字能否作证据呢？

苏辙有一首《过韩许州石淙庄》诗，自注道：“水中有石曰淙。唐天后朝常燕群臣于此，石刻尚在。”武后此作，不过是一首写“且驻欢筵”的游宴的诗，并没有多大深意。第二联的两句，仅因石淙地在许州，与嵩山、洛阳

接近，而洛阳为唐代的东都，所以用了两个当地的典故，以相绾合而已。

“交风交雨”用周代营建洛邑的典故。周代营建洛邑，孔颖达《书·召诰·疏》、徐坚《初学记·州郡部·河南道》都有述说。《初学记》说：“河南府，周地也。风雨之所交也，阴阳之和也；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昔周公营洛邑，至平王居之。”这是说洛阳地处风雨之交与阴阳之和，而为都城所在，即石淙在王畿之内。

“均露均霜”用左思《魏都赋》的话。三国时魏都在许昌，《魏都赋》中说：“考之四限，则八埏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八埏之中”仍是洛邑为地中的说法，“霜露所均”则为寒暑适中，春露秋霜均匀之意，也与“风雨之所交”意思相近；气候既然那样好，所以是“胜壤”。

综观全诗，无非是说山川风气之美及游宴之娱，是谈不上什么均田思想的。

## 说《雉带箭》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韩愈《雉带箭》

这是用语言描绘出来的观猎图（请注意“观”字），描写的对象是将军的射艺。全篇只有三韵，着墨不多，却写得那样生动出色，精警泼辣。

以巧伏人是将军的意图，诗中所写的就是实现这个意图的过程。“盘马弯弓惜不发”正表现了这个意图，这句是从《史记·李将军（广）列传》“度（测度，打量）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脱胎而来的，功夫在一“惜”字上：善于射箭的人决不无的放矢，高手的画家惜墨如金，从不滥画一笔，高明的军事家谋定而后战，棋国手不肯在棋局里放下一子闲著，这就是“惜”的精义。这位将军箭已经安到弦上，可是并不轻易瞎放，这里应当从两方面来领会。一方面，他相信得过自己的手段，看得这或出或没的野雉准在自己的“彀中”（箭锋射得到的势力范围），不怕它飞上天去，不用忙。一方面，他要选择表现他手段最有利的时间和地点，好在“人”前亮相，让他们心服。

“地形渐窄观者多”是他选取的有利地点和时机。宋人洪迈《容斋三笔》指出：“余读曹子建（植）《七启》，论羽猎之美云：‘人稠网密，地逼势胁。’乃知韩公用意所来处。”猫捉老鼠，把老鼠逼到壁角里，玩之于爪吻之间，这是猫再得意不过的时候；野雉被逼到狭窄地带，再也无处藏身，就只有出来受箭的分儿，这就是“窄”字的根源。观者多，才是献艺的时候，要是见到的只是冷冷清清的几个人，那又何必化此一箭呢？此之谓“惜”。“人稠”和“观者多”讲法似乎是一样的，但前者只和“网密”相对，表示猎禽的布置，韩愈却用来暗示将军的意图，这叫做“运古而不缚于古”。

正面写射雉只有五个字：“弓满劲箭加”，其余都从雉说起，而也不过寥寥数语。“雉惊”两字，最是传神之笔，要知道，这个“惊”是惊惶失措之中又一个突然的震惊，激起这一惊的是激越的弓弦声，而它还来不及寻找逃走的门路时，星驰电掣的劲箭已经加身了，就在这一惊的同时。中箭之后似乎没有什么好说了，作者的笔锋却不肯就此歇下去，更加要盘旋驰骋一下，力破余地地把题目中的“带箭”突出在三句之中：每一句：“冲人决起百余尺”，这是带箭之后拚命挣扎，“冲人”是慌不择路，“决起”是用尽最后一点力量向上奋飞，“百余尺”是这一挣扎的回光返照。全篇第二句：“野雉畏鹰出复没”，说明这雉原来是出没于被火烧过来的草间的，这又是“决起百余尺”的起点。第二句：“红翎白镞随倾斜”，写的是力尽而将从高空中掉下来的情景。雪亮的箭簇映带着沾洒着鲜血的红翎在天空中歪歪倒倒，构成壮丽的射雉图景。

“白镞”二字，我往时潦草看过，有负作者用心。安知这两字饱满地渲染了劲箭，箭镞穿透雉身，才可得而见，非箭之劲而何？最后一句：“五色离披马前堕”，野雉气息奄奄地搭拉着翅膀直掉下来，简捷地结束了射雉的过程。

再来看“原头火烧静兀兀”这句话。古诗里有把人马纷繁的场面写得很静的，如《诗·小雅·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言不喧哗也。”这里也正是这样的场面，将军出猎，还怕没有从猎的军队吗？

“观者多”、“军吏”都告诉我们出猎的人马是很多的，那么何以又是“静兀兀”呢？应该知道，“观者”们的眼光和心神被紧紧扣在两条线上，将军的身手和野雉的踪迹，从“盘马弯弓”到“五色离披马前堕”止，他们不敢也不暇乱叫乱动。野雉着箭以后，屏着气的观者在心里发出这样的声音，“喔，中了！呀，还怕给它逃脱呢！下来了，下来了，真的下来了！”这种声音，只有聪明的作者和读者听到，在场的人是听不到的，到底还是个“静”。

“军吏贺”，伏人的大功告成；“仰笑”，踌躇满志的神态跃然纸上；不用再多说一句，也不用引申赞叹。要赘说一句的是，前面两段都是四句一韵，结束处只用两句一韵，章法变化，结得干脆而轻快，绝不拖泥带水。

画龙的人不画龙的全身而画云，云里面，东边一鳞，西边一爪，而龙的全身并不缺少什么，鳞爪以外的东西反而是直露无味的。“诗的语言是精炼的”，或者可以从这首诗来体会。

## 《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琵琶行》是白居易政治斗争失败，被贬官为江州司马时的作品。他在浔阳江上送客，遇到一个由京师来的沦落的琵琶妓，在听了她的琵琶和自白之后，有感于她和自己的生活历史虽然不同，但是现在的境地——生命中最引人留恋的时期已经过去，而生活是那样飘零寂寞——却是相同的。诗人对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得施展，孤独地谪居在浔阳江头的悲哀，借这一次的遇合宣泄出来了。

《琵琶行》是许多读者所喜爱的，因为人们同情诗人的身世，也因为作品有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在艺术上最突出的就是对音乐的描写。

从来中国文学里对音乐的描写是比较简单的。一般的写法是着重写演奏的效果，如“声动梁尘”、“响振林木”、“三月不知肉味”、“座上美人心尽死，尊前旅客泪难收”（李群玉诗）等等。进一步是运用譬喻，如“累累乎如贯珠”、“昆山玉碎凤皇叫”（李贺诗），“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韩愈诗）等等。又有一部分描写演奏时的环境气氛，如李贺的“露脚斜飞湿寒兔”。但这些作者或者只用一种方法，或者虽然也兼用几种方法而仍然写得相当单调。象《琵琶行》这

样丰富多采而又生动细致地摹写乐音，在中国诗歌里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的；大家如李白杜甫，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诗篇。

《琵琶行》摹写音乐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所用艺术方法的复杂性及其巧妙的安排。这首诗的写琵琶，是糅合着诗中人的感情，当时的环境，弹琵琶者的动作，琵琶的音调变化这许多素材而使之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表达的。它继承了前人的手法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最真切生动的琵琶演奏的场面。

和其他描写音乐的作品一样，诗人没有放松演奏的效果，“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不是和“座上美人心尽死，尊前旅客泪难收”一样吗？然而后者只是简单孤立地摹写效果，前者则不但写效果，而且把环境和人的情感——而且是不同的人的情感压缩在这四句中了。是“醉不成欢惨将别”的镜头，是“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时分，本来已够秋士、离人多感了，现在听到了凄切的琵琶，听到了沦落人的倾诉，而又是“重闻”那比第一回更急促的弦声，怎样不叫满座掩泣呢？别人也罢了，独有谪官二年的江州司马，沦落江州，离开长安已经很久，现在遇到了身世凄凉与自己相仿佛的人，又是从京都来的，真是他乡遇故知一样；诗人回忆起两年来寂寞消沈的生活，没有一个人能安慰他，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解去一丝寂寞，今天碰到这样一个手艺很高的从曾经是诗人政治艺术活动地点来的琵琶胜手向他细诉飘零，青衫湿遍就是必然的结果了。琵琶的感人是和弹者听者的感情互相作用着的，诗人给我们复杂

而细致地刻划出了这一感受。

有听曲的感情，也有弹奏者的感情。一个沦落的女子，偶然又有机遇在荒凉的秋江上向人献艺，这和“一曲红绡不知数”的得意场面真是天悬地隔，难怪乎要“弦弦掩抑”，难怪乎是“似诉平生不得志”了。在白居易向她述说了自己“谪居卧病浔阳城”的情况以后，显然她心绪的悲凉更深刻了；朝廷达官还要遭遇到这样的不幸，何况一个妓女呢？这回她更有意地要弹出两个人共同的，也是许多人共同的哀愁，于是用急促的弦声把这种哀愁倾泻出来，打动了在座者的心弦。诗人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回有没有弹到曲终，但是显然地，不等曲终已经叫大家掩泣了。第一回弹奏是细写，第二回弹奏只用了两句：“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正是由于凄风急雨似的弹奏，正是由于弹者听者情感的强烈振动，这里不容许有什么委婉曲折的描写了。

把情感和音乐联系起来，把弹者听者的过去现在的盛衰和他们的情感联系起来，把情感和曲调的转变联系起来，诗人写出了琵琶演奏的效果，也收到创作上的效果。

和其他写音乐的作品一样，诗人也运用了比喻。单从演奏的效果上写，给人的感觉还不免是模糊空洞的，所以不得不从正面来写音乐。声音不能直接用文字来描写，最有效的方法是借用人们听到过的声音来唤起读者的听觉经验和想象。“昆山玉碎凤皇叫”就是这样，《琵琶行》也是这样。但《琵琶行》不同于其他的作品，它使用比喻复杂而多变。急雨的繁密，私语的幽静，大珠小珠的清脆错杂……有许多声音，使人听得应接不暇；但仔细听来，这